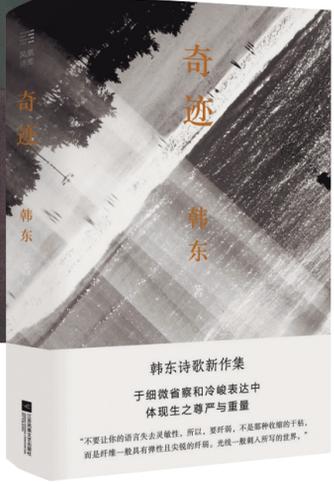


■对话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韩东：我从来不想神化日常或者尘世

□本报记者 宋 晗



记者：诗集《奇迹》收录了许多追忆或悼念亡者的诗，这些诗非常打动人，面对逝者，诗人的表达会因抒情对象的不在场而更加轻盈吗？我在这些诗句里几乎感觉不到人情的纠缠和死亡的负重，写逝者，写病痛，写生之卑微，余味却都是日常生活的“天清地宁”，您是如何在诗歌中面对这一切的？何以将重的变轻，动荡的变平静？

韩东：面对死亡时我不太使用“轻”和“重”这样的概念，但能明白你的意思。美化或者诗化死亡并不是我写这些诗的目的，当然，这样的诗歌是有的，甚至是某种文学化的常态。或者神化死亡的魔力，或者对死亡仪式津津乐道，二者我都没有。我认为死亡是苦涩的，这一层底蕴无法去除，但同时死亡也是超越，是导向另一维的重大契机。死亡在我这里是宗教性的，而非日常生活的延续。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安慰或者自我感动，无论是“天清地宁”或者“背负十字架”，对死亡而言都是无效的，给不出死亡的意义。死亡就是彻底的赤裸，是彻底的离散，同时也是根本的解放。日常生活中的自由有死亡的意味，但死亡中可能出现的自由却无半点日常生活的意味。在这些地方我们的确是很容易混淆的。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写日常生活有时会导出死亡，而写

死亡时却经常会和日常隔绝，使之变得比较抽象了？

记者：读您的诗歌，眼前常有这样的画面：一个人在医院和殡仪馆之间散步，中间下了一场雨，雨停了，他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他不累，不需要休息，他只是需要坐一会儿，而诗歌就发生在他起身后。描述这个画面，主要是想说两个词语：散步，雨。您诗歌中细微的情感表达，就像是散步途中观察到的微小动静，是足够敏感的心灵才会注意到的那种细节，例如“夏夜水面上有一些动静”（《玉米地》），“母亲囤积的肥皂已经皱缩/收集的塑料袋也已经老化”（《母亲的房子》）等。您会邀请哪些词语进入自己的诗歌？

韩东：文学提供感受世界的语言形式，这也是常识了。“细微的动静”在我这里并非细节的罗列，由此我们就和现实主义的逻辑区别开了。在我这里，最让我有感觉的其实是那些“未经表达”，细枝末节也好，宏观构造也行，未经表达而经由我手得以表达会刺激到

我。你提及的这两句“母亲囤积的肥皂已经皱缩/收集的塑料袋也已经老化”就属于这一类。至于词语我不作文学化的挑拣，比如力图建立自己的词语库，或者认定有某种前提性的诗歌语言的存在。诗歌是形式，是词语的结构和相应错动，但仅仅在言辞之内并解决不了问题。诗歌的成立和语言之外更大的东西有关，和别样的生命以及精神认知有关，这些就不说了。一个好的诗人不仅是语言专家，更是存在专家，当然后者已超出了他所谓的“专业”范围。

记者：“雨”这个意象好像在您的诗歌中有所承担：“雨是休息”（《安魂小调》），“我们就像雨水来到这里”（《又回到了医院附近》），“因为那场淋漓尽致的雨他觉得可以忍受”（《致敬卡瓦菲斯》），“他已经成为一件雨中的事物”（《清晨，雨》），“我专注于雨水的声音”（《雨》），等等。将不同诗歌中的同一意象陈列起来，这种做法略显僵硬，但他们恰恰在不同诗歌中呈现出同一种命运宛转感，雨水好似一场“生死相对运动”，让世间一切变得柔软、流动、循环，却有生命力量。您对这个意象是否有偏爱？

韩东：哈哈，这是你的“再创作”，这么体会也的确是那么回事。“柔软”“流动”“循环”。也许我的确喜欢写雨，对雨有特别的感觉，但每一次写雨在我都是孤独的，没有作为一个延续性的意象加以文学化的考虑。写雨的诗横跨很多年，也无法做到通盘筹划。很多年前我写过一个随笔，说道如果有孩子会让他听雨声，雨正在下的声音和滴落在某物上的声音。我说，我会有一种感动，但完全是物理性的——雨水的声音就是那么好听。我会对我的孩子说：这就是雨的声音。早年写作我比较反对意象，强调“去魅”，当然，现在已经不那么极端了，但学艺时期服膺的“美学”是会影响一个写作者的一生的。我说的语言需要“纤弱”，可能也与这种“去魅”有关。马原说过，死亡每次都是新鲜的。我觉得万事万物，写作者每次经历它们时都应该是新鲜的、特别的。自然，这是一种理想状况，或者也是一种“老生常谈”的美学方向。

记者：我留意到这本诗集中频繁出现一些小动物，尤其是陪伴过您和家人的小狗们，写人与小狗的感情和人与人的感情是平等、对等的，对于读者而言，理解爱的维度又拓宽了。生之尊严，不仅仅是对于人类，而是对于所有生灵，这种平等的书写非常打动我。死亡之外，爱是这本诗集最重要的主题，您在写作和诗集的编排上是有意识地想要呈现二者吗？

韩东：生命平等是绕不过的“终极问题”，真理如果只局限在人类的范围内，怎么说也是不牢靠的。这方面我们有建立在文化甚至文明之上的强大的遮掩，某种自辩的传统一以贯之。如果从动物的角度看，人类只能是一个魔鬼的族类，还能是什么呢？人类精神的最高成就，爱，到底是建立在自我中心之上的，还是建立在宇宙公理之上，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爱身边的动物或可出于本能，就像爱家人一样，但这并非爱的究竟。爱小猫小狗是爱最初级的形式，和性欲之爱其实也区别不大，但它的确重要，是爱之初体验，是它片面或者不完整的映现。大道理就不说了，总之爱有层级，由近及远，由人到动物，由狂热激烈到冷漠广大。如果说我的主题是爱与死，我想写出（或者导向）的爱其本就是这种最辽远深广的东西，和死亡也相差无几，它的另一面就是死亡，或者，自我之死的另一面就是某种超越性的爱。我最近出版的40年诗选，用了《悲伤或永生》作为书名，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作为我一贯的主题，并非是一开始就那么明确的，是写着写着才有了某种自觉。把它们（爱与死的主题）有意识地比较集中地编排在了一本诗集里，在我肯定是一种设计，但也属于顺水推舟。

记者：我想和您聊聊“奇迹”。这本诗集您命名为《奇迹》，同名小辑里只收录了五首诗，有三首是问题诗。读完感觉似乎依然是事物的日常性，这让我联想到意大利导演阿莉切·罗尔瓦赫尔指导的电影《奇迹》，在她的镜头里，奇迹也只是养蜂的少女口中吐出的蜜蜂。您如何理解“奇迹”？

韩东：在我这里，奇迹并非是日常发现，可能是相反的东西，是对日常的超越。它不是自然的，而是超自然。“奇迹”一辑里所选的五首诗，第一首《奇迹》写在想象中与神圣相遇，其中隐含了耶稣履海的意象。《奇迹2》写在近处感受一位菩萨。《奇迹3》由以马内利回忆录中的一个情节发展而来，虚构了一位圣人。《他看着》无须多说，“他和我们毫无隔阂\我们却与他相距无垠”。《紫光》写物象化的神圣或者神秘。“奇迹”在我便是这样一类的奇迹，可能出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但本质上不是属于这个有限时空内的事。如果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那也是世界之光，而我们这个世界从必然性的角度说，并不是一定就是有光的。从物理的角度说，人是大地之子，而从精神维度说，人和一切存在都另有根源。我从来不想神化日常或者尘世，这也是针对我的写作和诗歌经常造成误解的地方。我只是不愿意屈服于任何神圣的替代品，日常或者生活的“本来面目”是对这些的最好抗击，但生活本身却丝毫不值得神化。

记者：您的创作对年轻写作者持续产生吸引，一方面因为您的作品，另一方面源于您创作生涯中的个人魅力。您是如何保存这种创造活力的？就诗歌而言，在不同的人生/创作阶段，您的追求发生过变化吗？

韩东：我只不过是一路写了下来，究其原因，可能我干不了别的吧。我是一个没有其他多余才能的人，从年轻时代到现在，只是做了一件事，写作而已。我的一切问题都需要在这个范围内解决，无论是现实的维生还是精神上的索求，离开写作我没有其他的工具和方便。就写作形态而言，无论我写作诗歌还是小说还是其他，甚至也包括拍电影，对我来说都是做作品，是同一件事。如果说到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作品意识逐渐变强了。一切都应该凝结在作品里，而写作者本人藏身其后，隐蔽得越深越好。一方面是精神物化之后的作品，一方面是借此而有的虚己的可能。伟大的杰作和彻底匿名在我这里是两个并不悖的目标，当然，其中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评论本来是评论家的职责，作家议论同行的作品，我不外乎两种动机：一、论交情；二、浇块垒——都不是什么高尚的情操，但我觉得第二条比第一条还真诚点儿。我与孙睿共居一城，他在东三环，我在西四环，虽然隔环相望，但是经常一起涮羊肉。一个锅里下过筷子，怎么夸都显得假，所以还是浇块垒吧。

所谓浇块垒，也就是从孙睿的小说反观我对小说的一点思考。而说到这点思考，还是得说到日常交往里只鳞片爪的印象。记得疫情还在管控阶段里的一年，走走和孟小书好不容易在西安办了一活动，我和孙睿都去了。当完肉喇叭，吃完肉夹馍，我和孙睿、孟小书一起乘坐高铁从西安回北京。这一路上的主题本来是扯淡和嗑瓜子，但孙睿制造了一场意外。车即将经过洛阳，他忽然说，洛阳有什么好玩的呀。我说有水席，还有个龙门石窟，他说他还没在这片儿转悠过呢。本来以为也就一说，结果车快到站，孙睿拎着包就下去了。一人看石窟去了，水席想必没吃，避免浪费。孟小书都愣了，说这人太逗了，想起一出儿是一出儿。这一年我和孙睿都已年过40，都戴眼镜并剃了一个圆脑袋；我已经惯于在饭桌上皮笑肉不笑地对女

■新作快评 孙睿中篇小说《发明家》，《北京文学》2023年第1期

拒绝“优雅的平庸”

□石一枫

青年领袖，连手串都戴上了，但孙睿大约还像我们刚认识时那样行事。

这种行事风格贯穿在他的很多小说之中。主人公常是北京朴素青年，过着力所能及同时众望所归的日子，然而突然一天，就会做出让旁人一愣的举动。或者出现在小城，或者出现在葬礼，或者出现在热气球上。我和同事孟小书前后脚当过孙睿的编辑，在这俩编辑中间，孙睿有那么一段时间去弄电影兼参演，以此为界，横岭断云，创作大概分为两个阶段。对于一个作家怎样“成熟了”，评论家有评论家的观察，但在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变化在于他早年的小说里，那样“让人一愣”的举动总是出于常见的、大而化之的原因，现在则是具体的、因人而异的原因。前者不证自明，后者需要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作者无我，进入他人，一

段生命不仅鲜活了，而且风尘仆仆。

《发明家》大约也可以用这个逻辑来解读。比之孙睿此前的《游乐场》《动物园》乃至《背光而生》，这部篇幅颇长的中篇小说在结构上更加复杂。复杂的原因，在于做出“让人一愣”的举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起码三个人：“我”、老大、翰连生。再往广义上说，甚而有四个人、五个人、六个人，比如徐老师、老歌唱家、若干演员和“总”之类。单讲每个人的生涯，并不十分复杂，而若干人的心结、选择、归宿环环相扣，构成复杂的链条。这根链条往大了说就叫“生活”，往小了说，起码也是一个行业的上下游，河床河岸。当然也不要忘记，孙睿将那些“人生的切片”放入所谓“狗仔”行当的相关领域去展开，于是行当的兴衰与变迁实际上成为了小说的另一条隐

线。揭示一个行当，再由行当波及时代，这是古已有之的写法，比如老舍的《茶馆》就是如此；将道德上并不占便宜的人生写出道德上的合理性，因为“坏也坏得理直气壮”，从而模糊了非黑即白的边界，让人对灰色的人生产生敬意，这也是更加具有现实感的处理方式，换言之是一种认知视角。而孙睿笔下的灰色，显然还是那种明亮的灰色，类似于北京秋天里的阴天，底子总是明亮，也许这是我们这岁数相当一部分人的共性——当然这也是风平浪静地长大成人的副产品，见识过这几年的“灰犀牛”和“黑天鹅”，以后不好说了。

而相比结构越发复杂，底色未曾改变的小说本身，我想我之所以是孙睿小说的忠实读者，或许还在于他对小说的态度上，更具

体地说，是对小说的兴奋点上。尤其这几年，他更愿意在个体的感触中找到心得，在当下的场景中展开故事，这种状态往往更接近那种“没人写过的东西”。阅卷考试当然要比开卷考试难，然而更难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考试，因为那就连考官一起考了——当然没必要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毕业答辩罗嗦听不懂，小说是门大众艺术，曲高和寡不算什么本事——而是说，面对真正可以称之为“新”的社会观察、生活发现，我们往往不能用前人的范本去衡量它。有一种我不喜欢的小说，我想把它称为“优雅的平庸”，锦绣文章，乃至于肥瘦只在一字之间，读的时候也有些享受，但仅仅是文字享受，看完之后心是空的。你看不出对共同经历的生活，作者能够提供给你什么，乃至于对已经逝去的生活，作者也提供不了与前人不同的见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孙睿的小说或许有规律可循，但每每会有前人未曾提供的特质夹杂其中，或者是选材，或者是人物，哪怕是某个细节，《发明家》也是如此。当这种特质出现，也就让人一愣了。

写小说的时候长了，难免有些个人的认识，感谢孙睿让我趁机梳理一下。

“花开盛世”2023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牡丹文学作品内容大赛征稿启事

为进一步鼓励牡丹文化艺术作品创作，推出更多展示牡丹风采、挖掘牡丹文化内涵、歌颂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的优秀文学作品，特举办“花开盛世”2023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牡丹文学作品内容大赛，现面向社会广泛征集作品，征稿启事如下。
一、活动名称：“花开盛世”2023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牡丹文学作品内容大赛
二、组织机构：
1.主办单位：山东省作家协会 菏泽市人民政府 菏泽市委宣传部
2.承办单位：中共菏泽市委宣传部分 菏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3.协办单位：菏泽市作家协会
三、征集内容：面向国内外征集以牡丹及其相关元素为主题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脚本)、报告文学作品和相关丛书，表现牡丹种植、观赏、产业、文化等全产业链风貌及其从业者的良好形象，讲述牡丹花与牡丹人、牡丹花与牡丹之都、牡丹花与世界的故事，彰显牡丹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
四、作品要求：诗歌不超过200行，旧体诗要严守格律；散文不超过5000字；小说包括短篇(不超过20000字)、中篇(不超过50000字)和长篇(字数不限)；戏曲和报告文学(字数不限)；系列丛书(部数不限)。所投作品纸质和电子版均可，必须为作者原创，如发现抄袭，即取消其参赛资格。
五、投稿方式：参赛作品自行投稿，纸质稿和电子版作品均可。请把电子版作品传至大赛指定邮箱：hksswx2023@163.com，纸质作品请寄山东省菏泽市中山路568号国际北楼11层“2023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牡丹文学作品内容大赛”办公室，参赛作品请注明作品名称、体裁、作者姓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身份证号码。
截稿日期：2023年3月15日
六、作品评审：邀请全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组成评委会，在所有来稿中初评出120件入选作品，并从中定评“金牡丹奖”1个、优秀奖10个，入选作品编辑印刷作品集(系列丛书和长篇小说选登内容提要)。
七、获奖待遇：1.金牡丹奖1件，奖金10万元(税后)，优秀奖10件，奖金各5000元(税后)。2.所有120件初评、定评作品均颁发证书，并赠送作品集一册。3.菏泽籍作者获得金牡丹奖和优秀奖者，均可直接加入市作协；入选120件作品中的山东籍作者，可作为加入省作协的条件之一。每位作者投稿作品不超过2件，仅限一次获奖资格。
八、作品归属：本大赛不收取作者任何费用，所有获奖和入选作品主办方均可用于宣传和出版，并不再支付报酬。参赛作品即被视为同意以上所有规则，大赛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
“花开盛世”2023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牡丹文学作品内容大赛组委会
2022年12月15日

文学港 2023年第1期目录 总第290期

双响	富民路雨夜(短篇小说)	王晨蕾	孤岛(组诗)	杨泽西	
小城故事——简·奥斯汀和巴斯(散文)	王晨蕾	短诗约沉	邱杰超 毛立钢 张文武 王兆军	李建军 木汀 陈少华	
小说速递	猫(中篇)	詹政伟	散文在线	散点观花	林莽
蓝色河流(短篇)	阿尼苏	昨日之事	阿微木依萝	鱼跃起星空	千亚群
静水深处的疾风(中篇)	凸凹	刘亚荣	碗中烟火	赵敏依	
文学	白骨	任白衣	经典慢读：红楼大观(之一)	张寒	
诗歌前沿	急转而下的命运(组诗)	花语	宁波市文学内刊作品选	158 乌柱山鸟岛(散文)	李娜
久违了，人间(组诗)	安琪	心安处是故乡(外一题)(散文)	“宁波赋”征文优秀作品选		
白天、黑夜与一切(组诗)	金黄的老虎	读图心语(组诗)			
陈剑飞		时间的胎记(组诗)			
谷频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143号14楼 邮编：315042
投稿邮箱：Leimo1979@sina.com(小说)，2861182167@qq.com(诗歌)
164197166@qq.com(散文)，wxgzixin1010@sina.com(期刊联盟)
电话：0574-87312087
月刊 定价：12.80元 全年价：150.00元

文艺报 邮购启事

2022年《文艺报》(原版)合订本已经装订完毕。定价：450.00元/全年，不另收邮资。本报零售价：每份1.50元。北京地区挂号费5.00元(10份以内)，其他地区挂号费10.00元(10份以内)。或另行告知其他方式寄送。
可以扫描微信二维码付款，付款时请备注**购买人手机号**并发送短信或微信告知所购合订本或报纸年份、期数、份数及购报人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18600547157(微信号)